

Lingnan University

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

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

1998

戀愛幻影：論《帶我去吧，月光》

Sau Lin LEE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李秀蓮 (1998)。戀愛幻影：論《帶我去吧，月光》。輯於《考功集(畢業論文選粹)》。檢自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/23

Th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戀愛幻影 ——論〈帶我去吧，月光〉

李秀蓮

朱天文(1956-)為台灣當代女作家、編劇家，早已享負盛名。《世紀末的華麗》¹短篇小說集是其寫作風格之轉折點，長篇小說《荒人手記》(1994)則獲得第一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首獎。

《世紀末的華麗》於1990年出版，包括七個短篇小說，其中一篇〈帶我去吧，月光〉故事頗有趣味，主角的幻想亦耐人尋味。故事講述主角佳瑋的戀愛故事。她的男朋友李平，為人忠厚，對她百般遷就。後來，她遇上來自香港的夏杰甫。他是商界精英，善交際，對感情不專一。佳瑋愛上了他，並開始畫JJ與美美的漫畫，分別代表夏和自己，她便沉溺在這個幻想世界裏。後來，她到香港尋找夏，卻發現他對她並不是認真的。

《世紀末的華麗》備受注目，被認為寫出了時代的蒼涼，反照了台灣的歷史背景。詹宏志形容它是“一種老去的聲音”，²他說：“朱天文筆下的‘成長’，如何竟都變換一副蒼涼沙啞的聲調；這一系列的小說，如何竟都包括一位滄桑於心的人，獨自在那裏，傾聽自己體內卡茲鈣化老去的聲音。”³簡括而言，今昔對比、年華不再是此

書的基調，但是，獨立篇章總還有別的東西，如〈帶我去吧，月光〉裏的佳瑋，只用“緬懷昔日”來涵蓋其意義就不能細察她的行為。

王德威認為“這位小姐生猛的激情，真是如此‘天真無邪近乎無恥’。相對於她母親四十年舊情綿綿，孰輕孰重，反倒難下論斷。”⁴又說“朱天文以小兒女式的筆調起始，卻終於述說一個恩情不再，回憶蕩然的故事。”⁵他以情之輕重去看故事的人物和時代。

張誦聖亦以台灣政治背景為立足點“女主角陪母親到了香港卻不願再陪她到大陸去探親。中國即已變成了具體的現實，‘中國情結’所賴以維繫的想像基礎也因之瓦解，換句話說，中國再也不是一個可供懷舊遐想的‘從前’。”⁶無疑小說充滿緬懷昔日之情，政治的隱義也昭然若揭。

不過，如果能撇開政治、歷史的層面，而轉以心理分析的方法，去剖析人物，就更能了解故事的細節，而不至於忽略了人物的思想，或無從解釋主角幻想世界的含意。運用心理分析，可以深入了解作品主題和象徵意義，避免歷史批評方法過分著重歷史和社會背景，而忽略了文學作品本身的獨立性。

本篇論文將依據水仙子的神話，運用心理分析來解構人物。論文以兩個方向來論述：首先，將故事人物和神話人物作一對照，李平就是厄科(Echo)，佳瑋是水仙子(Narcissus)，夏杰甫就是倒影，美茵就仿似小丑與水仙子性格相反；第二個方向，分析主角的性格特徵，是與水仙

子吻合，從而證明主角的戀愛其實是虛幻的，她只在自己的世界裏，戀上了自己的倒影，因為在自戀的世界裏，真愛是不存在的。

(一) 人物分析

根據心理學分析，每個人在嬰兒時，都是自戀的，嬰兒對外在世界事物的刺激，感到不快。而另一方面，它從自己的身體（嘴部吞吃時）卻獲得快感。加上母親無微不至、如珠如寶的照顧，因此以為自己是完美的，而自我陶醉。

在古希臘神話裏的水仙子就是自戀的人物。現在讓我們先了解水仙子的神話。水仙子(Narcissus)是一個長得很美的少年，當他長到介乎童子與成人之間，很多山林女神(Nymph)都傾慕他，但他對她們非常傲慢，不屑一顧。其中一個愛說話的女神厄科(Echo)，她只能重複別人說話的最末幾個字，她向水仙子示愛，他卻用言語拒絕了她。根據揚周翰所譯奧維德(Ovid)的《變形記》(Metamorphoses)：“他飛也似地逃跑了，一面跑一面說：‘不要用手擁抱我，我寧可死，不願讓你佔有我。’”⁷她因單戀著他而致形銷骨立，終於死去，在死前她請維納斯(VENUS)女神為她報仇。維納斯使水仙子走到一個水池旁，看到他自己的影像，心生愛慕。但當他用手觸摸它時，影像破滅了。

最後水仙子憂鬱而死，死時還不知他所愛的是自己的影像。上天神祇把他的屍體變成水仙花。”

一、厄科

佳瑋從來不關心四周的世界和人物，她就好像水仙子一樣，漠視愛慕他的仙女，也漠視這個世界。她的男朋友李平是厄科(ECHO)，厄科為了得到水仙子的愛，不惜承受水仙子對她的難堪和侮辱。李平承受佳瑋對他的冷漠和橫蠻，她完全陷入個人的情緒中，常使李平難堪和委屈，以下片段可作證明：

佳瑋喊他“李平，不要看。”

“你畫的？”他看出了趣味，只顧往下看。

“李平！”佳瑋一把搶過來，氣得臉僵痺，把他駭住，不明白何以至此。他那無辜的樣子更激怒了佳瑋，忽拉站起身，連帶裹拽著被單越下睡舖，直出房間，去到程先生那間書房。李平跟出來，一屋子人看著他，很委屈的，他把自己放進沙發裏，苦苦的嘆氣。（頁132）

上述這個情況令他很莫明奇妙，卻只有默默忍受她的情緒行為，而這情形在他們生活中是常見的。後來，佳瑋鑽入了與夏的戀愛疑雲裏，對李平更是不加理會，她如行屍走肉般，美茵也這樣說：

美茵瞧著她猛搖頭，“你哦，我是李平我會被你搞死有份！”（頁140）

佳瑋對李平也會無端侮辱起來：

李平喊她一聲：“佳瑋，佳瑋你到底要我怎麼樣？”

“我要你換一件襯衫。”

李平掛下臉來，不懂甚麼意思。

佳瑋說，“你以後不要穿這種紫色行不行，拜託很像茄子吔”。

李平扭曲得埋下頭。“受夠了”，“受夠了”，喃喃發出囁語的，突然站起身，踢開椅子走了。

佳瑋對自己陰森笑起來，一切乃她所造成，這就是她要的對不對。握死住冰珠流瀉的鬱金香高腳杯，她打了一個寒顫。（頁142）

這片段使人想起了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裏的水仙子型人物(Narcissus Character)⁸ 佟振保，同樣有破壞的傾向，當他把燈擲向煙鷗後，“得意之極，立在那裏無聲地笑著。”他的表情和佳瑋的如出一轍。

佳瑋的橫蠻與李平的沒有主見和好脾氣，使佳瑋能駕馭著他，從而呈現著一種權力的鬥爭，西伯爾斯認為水仙子與厄科的言語其實是權力的鬥爭。他說：厄科在回應

“不要用手擁抱我，我寧可死，不願讓你佔有我”這句話時，她回應“你佔有我”。拒愛的言詞變成了示愛的工具。表面上，她和他在爭取愛情，但事實上，他們在奪取控制對方的權力。⁹ 又說“自戀症一定是以控制為目的，因為只有這樣，沒有衝突的滿足才可得到。”¹⁰ 從他們的生活小節看到他們的鬥爭：

故此兩人也曾因為新疆葡萄的吃法鬧翻過，李平主張先吃壞後吃好，愈吃愈有嚮往，佳瑋則堅持先吃好後吃壞，這樣就每次都是吃到當中你認為最好的。兩種觀念誰不讓誰，佳瑋又非要李平依她，李平不依，佳瑋忽然起身把葡萄拿出去扔了，回屋不再理他。（頁113）

李平卻仍然享受這自虐式的戀愛，把她視如女神，仿若厄科對待水仙子：

情緒問題，這是佳瑋每次對他不合理行動的最終解釋。這時候他頂好保持緘默避開，靜待她回心轉意收起猥刺。他忍受著這份甜蜜的折磨……李平呵護她像一組精緻的蘇格蘭骨瓷。（頁113）

順尼和夫認為“一些水仙子會選一個比他低下的女子

為配偶，同時嘗試駕馭和控制她，直至她被剝奪了獨立或主動力為止。”¹¹ 事實上，李平的主動力已被剝奪，也被她控制了，他們的約會，談話與否，全視乎佳瑋高興與否，這也因為李平的沒主見和平庸，才容易被擺佈。

二、水仙子

佳瑋住在隔絕的世界裏，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水仙子，除了自己的倒影，完全漠視這個世界和他人。當她處身擠逼的街道上，她卻有自己的空間：

但更多時候，佳瑋全然無視這些，飛越過可看見可嗅到可觸摸的擁塞亂暴的四周，眼前自有一塊空曠供她任筆揮霍……

佳瑋是如此在另外一個世界裏。（頁78）

她的世界出現了一張黑色斗篷的臉，她就如那客索斯夢想倒影的停留，那客索斯在水之鏡中，竭力要看清自己的美貌，在時間之河中，他俯身對這條時間之河夢想：“當水奔流而下，日見湍急之時，一個靜默的夜晚即將來臨；於是在渺無人跡的深淵，神秘的晶體也會開花”¹² 佳瑋第一次在幻想中看到黑色瞳仁和這樣的背景：

此刻那是黑夜大地，雪花悄然無聲落下。滿畫面的黑，佈上白色不規則圓點。不知名人物出

現，從地平線上走出，又像從雪夜極靜極靜的核心甚或那是無生無死的最終之處，走出。
(頁78)

這裏“黑夜大地”、“雪夜極深極靜的核心”、“無生無死的最終之處”就是水仙子夢想的世界裏“靜默的夜晚”“渺無人跡的深淵”。在這個背景裏，佳瑋看到了：

一身黑色斗篷融入黑的背景裏看不見，因此只有露出斗篷的一點點臉是白色，像眾多雪花中的一朵雪花，走到近前，才看見閃現出星芒的黑色瞳仁。(頁78)

這裏神秘的“黑色斗篷”和“雪花”使人想到水仙子的夢想：“神秘的晶體也會開花”。這就是佳瑋幻想的倒影，斗篷裏“白色的臉就是她自己”“骨瓷白”的臉。用心理學的自戀和對象戀的關係來看：“正像美少年那喀索斯(Narcissus)那樣，幼兒把父母作為一面鏡子，從而發現和形成了關於自身的意象。”¹³ 這指出了自戀必須有對象，然後再指向自身。有了鏡子，才照出了自己。因此，佳瑋製造了一個倒影。

而她是那樣專注於自己的倒影，以至她渾然不覺外界有一男子正猥褻她，就如水仙子漠視世界和漠視傾慕他的仙女一樣。佳瑋就像水仙子，須要被讚美和欣賞：

佳瑋一疊聲笑起來，搗著發燙的臉頰。熬過了倦暈時刻，酒意乍醒，人像夜明珠艷艷吐放光澤。(頁90)

但佳瑋真希望李平能看到她這時候的美麗。
(頁90)

她歎惜自己像高高懸崖上的花，自己盛開，自己凋謝。最好的這一刻已經過去，永劫不歸。她從感情的高揚中忽然落至低盪，然而也並沒有誰會知道了的。(頁91)

麥加斯基爾(Norman D. Macaskill)說“水仙子的個人形象是非常不穩定的，而為了保持它而設計的防衛，隨時可以一觸即發，這就引致對讚美、注意和歌頌的需求，用它們來支撐這個人形象。這種對別人的依賴使他和別人的關係惡化，強烈的不安全感覺和被擯棄的恐懼引致對人的狂虐、控制和報復性的破碎”。¹⁴ 然而佳瑋和李平的戀情，由於李的不善言辭，無法給予她被欣賞的感覺，直至夏杰甫出現，他對她的注意和調戲，表示了她是被欣賞者。

三、倒影

夏杰甫是她的重像，就如水仙子水中倒影，看以下的例證：

她永遠走在他的側後方，像上午十一點鐘太陽時射下的身影隨著身體。他為了等齊她而慢慢

的走，遂愈走愈慢，愈長，破壞他從來流麗節奏，因此產生出對四周景物似乎異色之感，這樣緩慢，這樣富裕。（頁99）

他們是水中緩慢的節奏，這裏說佳瑋是倒影，其實是佳瑋令他變得緩慢，成了倒影一樣。看看這一段：

在這之前，她不知道自己長得醜或不醜，醜跟美那都是別人看她。但這以後，有一雙JJ王子的眼睛在看她。那雙眼睛是客觀的卻奇怪也是她自己的，看著自己。（頁108）

只要她乘電梯登上十五樓，就立刻會看到JJ王子，他坐在水晶透明的辦公室裏，海洋映進來蔚藍波光滿室輕晃，他的眼睛就在激艷深處看著她。（頁123）

顯然，她是跟自己的水中倒影對望，才會覺得“那雙眼睛是客觀的”，“奇怪也是自己的”看著自己。而JJ就從水池中（海洋）看她，因此眼睛是在“蔚藍波光”和“激艷深處”看她。其實夏、JJ只是“自我客體”（Self object）。

文中也有鏡子意象，襯出她的容貌：

對著沒有亮燈的鏡子前面暢痛哭起來。（頁103）

她去洗手間沖臉，看見鏡中人笑意盎然的沒有被沖掉，便一下用力撫平笑容直到看不出來為止。（頁104）

從心理學角度，嚴重的自戀，是一種病態，因此文中夏“把她當成一個病例細細審視著。”（頁100）。又“像醫生對待病人的權威態度下令她笑一笑，見她笑了，點頭稱許她。”（頁105），因為水仙子是憂鬱的。

有時候，水仙子又會對倒影（戀人）感到陌生和不認識，“這完全是因為倒影對水仙子來說，只是一個視覺的影像。（Visual Image）這是個不存在的存在（Presence of the Absent）”。¹⁵ 夏對佳瑋來說是陌生的，她對他的背景、為人、所在，一無所知；她打電話找他時，他的聲調是陌生的，不認得了。而JJ是沒有臉的，更加是模糊陌生了。

夏杰甫是佳瑋的“分裂重像”（Double Division），容格（Jung）認為是因為“影子原型”（Archetype of Shadow）所致：“它包括人格中一切負面部分。而這個被抑壓的影子，當所受的壓力太大時而自我又太疲倦之際便會從自我中分裂出來，投射而成為一個重像。”¹⁶ 佳瑋受父母的呵護備至，嚴謹的管束，（母親連她的食相、坐姿也要干涉）。她一向表現為好女孩，她循規蹈矩，對朋友美茵的放蕩行為，她並不贊成，以致於耿耿於懷。顯然，她被期望成為好女孩，也要求自己潔身自愛，在父母和社會道德的約束下，負面部分被壓抑，即本我¹⁷被超我¹⁸壓抑，應。年¹⁹作為中介。但當她遇到夏杰甫以後，她抑壓的壞就被引發出來，她不滿意自己的“乖”，當夏說她是好女孩時，她認為：

好女孩，意思就是沒個性，過時的，不上道。
她想他在嘲諷她，生氣他未免把她錯看了，就不理他。（頁93）

在性格上，佳瑋和夏杰甫是完全相反，佳瑋害羞、寡言、不善交際；夏善於交際、放蕩不羈、用情不專。簡言之，夏杰甫達成了佳瑋“壞”的願望，使被壓抑的“壞”得到出路，他反照了一個相反的自我，因此佳瑋戀上他，就是戀上另一面的“自我”或稱為“心理他我”(Alter-ego)。許文德(John Herdman)認為“第二自我或心理他我，在外表上看來是兩個不同的東西，其實是與原來的本體有著互相因依的關係。”²⁰即是說她兜兜轉轉還是愛上了自己的投射——“分裂重像”。

四、小丑

美茵是佳瑋的朋友，她這個角色就好像小丑一樣。根據福利的看法，小丑和水仙子的態度剛好相反。前者看到別人，看不到自己；後者看到自己，看不到別人。²¹小丑是為了別人而活，娛樂眾人，她看人多於看己。美茵就如小丑看到別人一樣，她關心著身邊的人，與佳瑋的“目中無人”相反。美茵對於佳瑋和李平非常關心，努力調停他們的冷戰。她待人熱誠，伴侶眾多，可以說是一個愛的施予者，恍如小丑給予世人歡樂。文中有以下的描寫：

打從進門，美茵腰脊也直了，顧盼神采，看

人，被人看。（頁89）。

就像小丑在舞台上看人，也被人看，卻看不見自己。她與佳瑋恰恰相反，有著相反的性格和調子：

佳瑋反正永遠搭不上。兩人兩種節奏，兩種頻率，各走各，不犯沖，多半似乎還互補，吸引著美茵。（頁88）

她在眾人面前顯得滑稽和放肆，就如站在舞台上表演：

放完片子不等人家發話，“好片”，“好片”，放肆率先評讚。散會時東尼向製作公司致謝，美茵叭叭鼓掌起來，一如當年在宿舍窗戶底下擊掌一派野氣。（頁87）

她的行為又時常顯得愚笨和可笑，彷彿小丑般“出醜”：

她（佳瑋）也清楚看到男人淡淡笑容的諷刺味。美茵顯然跟丟了，向來擅長的小殷勤小道具，現在全曝光變成愚蠢二字。（頁95）

(二) 佳瑋的性格特徵

一、疏離

由於水仙子只知道顧影自憐，他只活在幻影的世界裏，而與現實世界疏離，弗洛姆認為自戀者“對外在世界不感興趣，他所興趣是他所迷戀的圖像或對象。”²²“他不能愛人，只知愛自己；他也不能合群(Asocial)；他是反社會的(Anti-Social)，反自我的(Anti-Self)。”²³因此，佳瑋的最大特質就是非社會化，她的特質是自我中心和疏離。她的世界裏，幻想與現實疏離，自我與他人疏離，她渴望時間停頓，能永遠保有其影像。

1. 幻想與現實疏離

她的幻像世界與現實脫節，因此她能無視於四周的亂暴，而“眼前自有一塊空曠供她任筆揮霍”。與黑斗篷白臉的倒影對望，“佳瑋是如此在另外一個世界”。(頁78)

她有了自己，就沒有了世界，遇見了夏，就發現了倒影的世界，文中說：

愕然發覺自己對外面世界所知的竟是這樣少。
第一次，她發現居住的這個城市，只因為他在那裏面，整個城市忽然從模糊中現出了面貌與她貼近。(頁103)

當夏回香港以後，她開始構築了另一個世界——漫畫世界，以保留倒影。“對於具有水仙子性格的人來說，他生活在自己一手構築的世界裏，讓時間靜止，這樣他才可以把感情傾注在他的影像上面。”²⁴

她開始畫JJ王子，勾勒出髮型和臉，神父領白襯衫，獵裝式外套，帶褶的闊褲，天冷的話加件風衣，搭一條圍巾垂在兩襟。她讓臉空白沒有五官，害怕洩露出心底的秘密。(頁112)

她沉醉在漫畫世界裏，在簿子上、碎紙片、書頁底、報刊邊上畫，和李平進餐時，在餐巾紙上畫，她是如此不能自拔；她又把自己幻化成美美，與JJ在一起：

JJ王子第一次出現在這個都市是秋天的夜裏，隔街看著對面唯一燈火通明的商店安賓（通宵營業之意），潔亮如鏡，守店的是一個年輕女孩，她叫美美。她開始畫美美。(頁112)

於是，造成了現實的疏離：

她幾乎害怕起來，又想走避，又想義無反顧直去赴難。索性一頭鑽進JJ王子與美美的世界裏，畫個不停。(頁114)

佳瑋從那個世界又回到這裏來時，發覺事實仍

在，她仍徬徨一無改變。（頁114）

她如神話裏“水仙子呆在一池清水之前一樣，他呆在現實生活與冥想生活之間。”²⁵

2. 自我中心，與他人疏離

以上已說過，佳瑋是不合群反社會的，她“自我中心”(Ego Centric)，由於她的自戀，她對外面的人和物都無所介懷，也因此而沒有朋友。她非常自負。²⁶ 她與父母非常疏離，也不去關心他們，從不與他們傾談，必要時，只簡短回答，她對其他人亦如此。在行動上，已說明了她與外界的關係：

她回家把房門一關，塗鴉；聽音樂，一窩幾小時不出。程先生夫婦不敢隨便闖進她房間，對他們而言，裏面這個世界的確太陌生了。（頁81）

她寧願他們不要理她。她喜歡乾乾爽爽一個人，最好這個世界也是乾乾爽爽不沾不帶的。

（頁85）

她除了和家人疏離外，也沒有甚麼朋友，她只有美茵一個朋友。雖然，與她是交往多年了，但她從不與美茵談心事，也從不主動找美茵，從她的態度看來，她根本不在乎這個朋友。她雖然活在現實裏，思想卻存在另一個空間，

她那樣自我中心，其他人對她來說，是沒有意思的，在這層面上，她可以說是活在克恩伯所稱的“宏大的離居(Splendid Isolation)”²⁷，斯圖阿特認為水仙子人物是退藏的人，²⁸ 他像躲在蠶繭裏面。²⁹

二、寡言

她亦如水仙子般以言語作為阻隔的手段。斯圖阿特認為“水仙子有一個名字叫‘寡言’(Taciturn)”，³⁰ 黎頓(Lynne Layton)亦認為“水仙子不是用語言來傳意，而是用作調節自尊。”³¹ 事實上，佳瑋是個沉默寡言的人，如有必要，也只作出簡短的回答，如“累”、“我要上班”、“唔”、“哦？”、“可以”、“還好”等的短句或字詞，她也從來不替自己解釋或表達自己。

她失憶以後，何美茵來醫院看她。“她說了平生最多的話，用說話築起一團保護網。她特別害怕跟人家應對，遂主動攻擊，猛說。”（頁59）她說了许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，以達到拒絕外界的目的。就像水仙子用言語拒絕厄科一樣。凌恩亦認為水仙子不會說出他要講的，或是所講的不是他的原意。³² 顯然，佳瑋是在自說自話，她說的並不是她真的想說，只是用說話築起藩籬，保護自己。

巴赫(Sheldon Bach)亦指出，語言並不在於傳意功能，而在於建立一種安穩感覺和避免自尊的喪失。他舉一個病人作例子，那病人說，“我的話空洞，虛假；它們沒有意義。”³³ 正好形容她的情況，她害怕跟人應對，用自

言自語建立“安穩”，也可避免被問及失憶的原因，以免失去了“自尊”，於是主動說話，言語卻是沒有意義的。

三、童稚

水仙子是一個少年，他介乎童子與成人之間。“他像一個少年(adolescent)一樣，還未長大。因為長大了，便會失去純潔。”³⁴ 如前所述，心理學認為每個嬰孩都是自戀，孩童和少年都有強烈自戀傾向。因此，自戀的人物都表現了童稚的特質，他們不願意長大，渴望時間停止，這樣，便可以永遠是小孩，永遠在自戀世界裏。

故事一開始便說：“生生滅滅的每一天裏，佳瑋還是一個新手，生手。”（頁78），表明了佳瑋的年紀仍小，像水仙子般是個少年。故事裏，她數次回憶童年的這片段：“哥哥大她八歲，小時候哥哥粗大的手掌頂愛揉她腦袋，把她疏黃的童髮頭揉成一堆蓬草，好像她真是個無可救藥的可憐小東西。”（頁79），夏嘲笑她時，將她頭髮揉亂，她又覺得自己像以前一樣：“將她頭髮揉亂，像小時候佳柏寵待她，看她真是個可憐小東西。”（頁105），對於長大，她感到悲哀：

那晚她偶然聽見哥哥說，佳瑋長大了，搞不懂她！睡前她想著佳柏的話，感到悵然，不知不覺在她的拍紙簿上畫了一幅上下四空八方蕩蕩的原野，當中只有一個小丫頭的大嘴巴宛若枯

井朝天空哭嚎。（頁80）

她失去了部分記憶後，不知道李平、嫂嫂王以娟是誰，記不起向“大爺”揮刀的片段。她只記得兒時的片段，她記得兒時父母合照、母親在燈下改作業，父親與她遊戲，哥哥扮的性格內向寡言，故事中內她愛上了“我”哥哥哥神裏的對她漠視，全部心思都被那個女人佔滿，從此知道哥哥不再是她的。”（頁159）

她就像張愛玲筆下的人物“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。為了要證實自己的存在，抓住點真實的，最基本的東西，不能不求助古老的記憶。”³⁵ 巴哈(Sheldon Bach)亦曾舉出一個水仙子型的病人個案，這病人幻想自己仍是小孩，可以隨意指令月亮運行。³⁶ 而佳瑋就幻想自己仍是小孩，而月亮的意象與故事的母題“帶我去吧，月光”相吻合。

由於嬰孩、兒童在意義上是無性別的，而神話中的水仙子是雙性的(Androgynistic)³⁷。因此佳瑋除了有童稚的特徵外，也像一個小男生：“這時李平才注意到佳瑋換了髮型，削得奇短，兩鬢推上去，裸出整張臉，梭線分明，像小男生，又細緻得像精靈”。（頁156）

她渴望回到孩童時代，渴望時間靜止，永遠自戀下去。陳炳良教授指出水仙子“對於外界事物，永不傾心；同時渴望時間的靜止。”³⁸ 她的自戀是要遠離世俗的紛擾而回到沒有時間的樂園裏。³⁹ 馬庫瑟(Herbert Marcuse)也認為些閒言形成對比，顯現她選擇愛情的愛崇高。雖然最到理想去的建制因素。沒有了時間就是最理想的快樂。⁴⁰

但是現實的無情，即使在幻想的漫畫世界裏，JJ王子上提醒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看以下例證：

JJ王子從三十年後的二十一世紀來到現在，找尋在那個時代已經沒有了的薰衣草……（頁103）

程先生喊佳瑋起床時，她正在半夢半醒之間，那裏充滿了淡的萬寶路的煙味，JJ王子從三十年後的二十一世紀來到現在，尋找那個時代已經沒有了的萬寶路煙……是的萬寶路牛仔朝黃金燦爛的夕陽已經跑了二十年，將永恆跑下去，不會衰老……（頁106）

漫畫的世界是永恆的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任意往返，代表了時間永恆停頓。然而，JJ王子提醒她，事實卻是：

這之後你必須回來，否則你會變成一個時間的流浪者，在過去未來現在之間永遠漂泊沒有出口……（頁129）

美美我和你，在借來的時空裏遇見，現在必須還回去了。我們雖然會再見，只是你不知道我所發生的這一切，你將全部遺忘。美美你不要哭，一切都會遺忘。遺忘遺忘，遺忘的藻藍之海寂滅無聲將你覆歿……（頁129）

否則，她將會像水仙子一樣無法將目光離開水面，終於因顧影自憐，憂鬱而死。

（三）佳瑋的情緒變化

一、不安

弗洛姆認為“積極的自戀者，臉上時時表現出特異神彩或自大；消極的自戀則常常表現出憤怒、憂鬱不安和孤獨。”⁴¹ 佳瑋則介乎於兩者間，亦進亦退。她會時常有“發燙的臉頰”，她酒後渴望被李平看到她“人像明珠艷艷吐放光澤”的樣子，但她又會突然憂鬱起來，感到自己在獨個兒凋謝，並沒有誰看到她的美麗。她的心態非常矛盾，會無端的憤怒起來，“杰甫等她的眼睛等了好久終於等到，那是充滿著敵意和歡喜的眼睛。”（頁98）。她就是那樣的無定：“她的特色就是她臉紅時總要去掩住兩耳，以及她隨時處在一種晃盪不確定的情態之中。”（頁128），她彷彿在水中。

二、自我憎恨

水仙子對於自己是既愛又恨，處在一種擺盪的情緒中，陳炳良教授指出“水仙子：戀慕自己影像，因而有自

我愛欲(Autoerotism)的現象。”⁴² 又認為“由於他要壓抑自己的原慾(Libido)，便產生了自我憎恨(Self-Hate)。⁴³ 因為水仙子是少年，是純潔的，因此不容許原慾的存在。當美茵談及這方面的事情，看她苦惱的反應，便知道她對性的壓抑：

美茵早知道女生背後的那些歪活，她們是嫉妒，褲帶鬆又怎麼樣，只要給她們機會，她們鬆得比誰都快！佳瑋聽著呆呆的，她為這一切受的苦惱和壓迫，在美茵那裏完全沒有。（頁86）

佳瑋感到苦惱和壓迫，因為水仙子是反情慾的。在宿舍裏，當朋友談論美茵的艷史時，在心裏她對美茵：

漸漸凝固為捍衛的立場。但是究竟在捍衛甚麼，她弄不清楚，往往大家睡著了以後，剩下她仍然鬱塞解不開，對著烏黑的長夜睜眼。（頁86）

在朋友的立場，佳瑋要捍衛她，然而，對於她的隨便、濫交，佳瑋實在不能贊成，因此耿耿於懷，不能成眠。

因此，當她在錯覺中看到自己變成了一條裸體的高露潔牙膏時，（牙膏代表潔白的身體），裸體有慾望的象徵，她看到這樣的自己，非常憤怒：

她摸到了一把美工刀，掣出朝前方那條高露潔裸體揮殺，殲滅她，永墮劫塵，萬死不復。（頁144）

她由於壓抑原慾，而引致自我憎恨。

三、憤怒（讚美、拒絕、創傷、憤怒、報仇）

如前所述，自戀者靠讚美和被愛來建立個人形象。弗洛伊德亦認為自戀者之他戀⁴³ 只是在被愛中證明自我的價值，一旦失戀，即自我的價值被否定，會因而受到創傷。佳瑋到香港找夏杰甫，她意識到他在冷落她和迴避她。當她打電話找夏時，聽到他陌生的聲音：

清晰明快特屬於辦公室的音質，她不認識了，折動她使她更變得卑微，眼淚兩行滾下。（頁127）

她意識到夏杰甫的世界沒有容她的位置：

在那蔚藍和水晶的精英世界裏沒有她的位子，她掛斷了電話。（頁127）

她被拒絕了，她突然失去了倒影，在那“明快”和“蔚藍”的激流裏，沒有倒影停留的機會。佳瑋終於明白他們

之間的往來方式，他對她並不專一、認真。事實上，“他與很多完全不同的女性保持關係，有的也許上床，有的根本不”。（頁129）

當她遭到拒絕以後，就是自我價值被否定，因而受到創傷。她情緒低落，行屍走肉般地過日子，她變得更沉默：

以前她不愛講話，卻是一團善意在那裏。如今她的沉默是塊陰鬱的固體，日久無言，一開口溢出冷酸味，自己都聞得見，偏轉頭去，或者乾脆更不開口了。（頁139）

這種表面看來的平靜，似乎是暴風雨的前夕。克恩伯指出“水仙子被棄或感到失望時，表面會有情緒低落，但骨子裏卻是憤怒，怨懟，充滿了復仇之念。”⁴⁴ 在這段情緒低落期間，她彷彿渴望返回母胎逃避一切的創傷：

嚴厚裹著帶帽套的羊毛夾克。其實感冒已癒，可就是脫不掉，一陣寒上來，把帽子也拉上，恨不能冬眠。（頁139）

冬眠就如在母胎中安睡的狀態。這個潛伏期，一直維持到她再受刺激，她的憤怒就釋放出來，要復仇了。這個刺激源自JJ和美美的漫畫，她把畫集交給一個叫“大翁”的朋友看，其實她是不想給人看的，那是個秘密，但她卻睹氣

給他看，她覺得：

就像自己被剝光了一層層翻看著。電子琴音符號構出一個曠漠太空的世界，看見她白條條像一截擠出來的高露潔牙膏光躺在那裏，達利的畫，屈辱與作賤，一切乃她所造成，這就是她要的對不對。（頁142）

這就是她造成她自己往臉上塗糞泥。（頁144）

這是源於一種自我的憎恨，而近乎自虐的行為，她要毀滅自己。當“大翁”要刊登她的漫畫，並質問JJ王子為什麼沒有臉？（頁144），她就憤怒起來。弗洛姆認為自戀者“只要她的自己、他的擁有物受到挫折或威脅便會感到強烈憤怒及沮喪。”⁴⁵ 這時，JJ王子受到了威脅，失去倒影的創傷又被提出來。弗洛姆認為這種憤怒是因為“自戀狂者，只要受到批評或建議，都會以為那是自己的奇恥大辱。因為他所用以防衛的自我膨脹和世界顛峰感，一遭到稍許的評議，就會像生命受到威脅一樣，而造成激烈的憤怒。”⁴⁶

陳炳良教授指出當水仙子不被順從時，會產生“自戀的狂怒”(Narcissistic Rage)，被背叛時，使他受到自戀的創傷(Narcissistic Injury)，遂引致殺人自殺的事件。⁴⁷ 佳瑋被夏杰甫拒絕造成“自戀的狂怒”和“自戀的創傷”，經過情緒低落，當JJ王子被威脅時，憤怒就如火山爆發，她

要殺人和殺己，在迷亂和瘋狂的情緒中，她用刀揮向大翁，在她的幻覺：

她摸到了一把美工刀，掣出朝前方那條高露潔裸體揮殺，殲滅她，永墮劫塵，萬死不復。

(頁144)

在思想混亂中，她既達成了殺人（指高露潔裸體），又是自殺（裸體即是自己）的結果，是思想的錯亂救了她，使她免於現實的死天，“高露潔裸體”代她死了，否則她也難逃此劫。正如福利(Wallace Fowlic)認為“這類型的人物希望一切都靜止，使他可以看到自己，但當他要觸摸自己的幻影時，他就會知道死天的滋味，因為幻影破滅了”。⁴⁸ 史圖阿特亦說：“水仙子的另一個名字可能是死天。”⁴⁹ 無論水仙子成功或失敗，她始終都不能得到倒影，結果就是死天。

結論

透過古希臘的水仙子神話，會發現本故事的主人翁也是一個水仙子。從文中種種的意象，如水、影、對望的眼睛，可以確定主角在與倒影對望。以人物作為對照，李平就是厄科，他承受自虐式的戀愛，而佳瑋就是自戀的水仙

子，她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裏，追尋倒影，而夏杰甫就是倒影，他仿如激流的倒影，最後也無法為佳瑋造像。

以西方心理學作深層分析，去看自戀的水仙子，發現佳瑋都具有自戀者的性格，她性格上的疏離、童稚、寡言、不穩定、自我憎恨、自戀的創傷和憤怒都是自戀者的表現。在她自戀的世界裏，愛的只是自己，戀愛只是一場幻影。

本論文從神話和西方心理學角度出發，希望能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主角，進而了解到主角的自戀，厄科迷戀水仙子，水仙子戀上倒影，因倒影的破滅而死天。如不用這個方法，可能只會看到故事的歷史層面，或斷定主角只是一個無聊而自作多情的少女。

朱天文認為寫作可以發掘到隱藏的思想，她認同李維斯陀的說話“我的工作能夠找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可能的想法。”⁵⁰ 我認為心理分析能夠發掘人類思想的深層，找到連自己都不知道的想法。

在藝術技巧上，王德威認為故事的“人物卻仍未發展完成”，⁵¹ 誠然人物的性格未見高度發展或重大改變，但是，看過以上分析，卻不得不承認主角的心理活動是豐富的，性格特徵也是鮮明的。

從希臘神話裏的水仙子，到張愛玲筆下的自戀人物、鍾玲筆下的歐陽潔秋、顧城《英兒》的“他”，和朱天文筆下的佳瑋，都是活在虛幻與現實的人物。正如李焯雄所言“在這虛幻與現實相交的世界裏，水仙子的故事似乎還

沒有完——完不了。”⁵²

指導老師：陳炳良教授

注釋

- ¹ 朱天文：《世紀末的華麗》（香港：遠流出版公司，1993）。以下關於《世紀末的華麗》的引文，以此版本為準，只在引文後列明頁碼，不另附註。
- ² 詹宏志：〈一種老去的聲音〉，同註1，頁9。
- ³ 同上，頁10。
- ⁴ 王德威：〈從《狂人日記》到《荒人手記》——論朱天文，兼及胡蘭成與張愛玲〉，《現代中文文學評論》（香港：嶺南學院出版，第5期，1996年6月），頁119。
- ⁵ 同上。
- ⁶ 張誦聖著，高志仁、黃素卿譯：〈朱天文與台灣文化及文學的新動向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第20卷第20期（1996年6月），頁84。
- ⁷ 外國神話傳說大詞典編寫組編：《外國神話傳說大詞典》（北京：中國國際廣播公司，1989），頁590，轉引自陳炳良〈現代的水仙子——顧城和他的《英兒》論析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（香港：嶺南學院中文系，1995），：92。
- ⁸ 陳炳良：〈水仙子與玫瑰——論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中的佟振保〉《張愛玲短篇小說論集》（台北：遠景出版社，1985）。
- ⁹ Karl M. Abenheimer, “On Narcissism-Including Analysis of Shakespeare’s King Lear” *British*

-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* 20 (1945), pp. 323.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97。
- ¹⁰ 同上。
- ¹¹ Tobin Siebers, *The Mirror of Meduse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3), pp. 59.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00。
- ¹² 赫伯特·馬爾庫塞著(Marcuse, Herbert)，黃勇、薛民譯：《愛欲與文明——對弗洛伊德思想哲學探討》（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118。轉引自安德烈·紀德：《那喀索斯的性格》。
- ¹³ 艾布拉姆森著，陳杰英、顧春明等譯：《弗洛伊德的愛欲論——自由及其限度》（瀋陽：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31。
- ¹⁴ Norman D. Macaskill, "The Narcissistic Core as a Focus in the Group Therapy of the Borderline Patient," *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* 53 (1980), p.137.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3。
- ¹⁵ A. Fayek, "Narcissism and the Death Instinct,"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-Analysis* 62 (1981), p. 310.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3。
- ¹⁶ Jung, C. G. (Carl Gustav): *Memories, Dreams, Reflections*.(New Yorks, 1989).
- ¹⁷ “本我是最原始的、潛意識的、非理性的心理結構。它充滿著本能和欲望的強烈沖動，受著快樂原則的支配，一味地追求滿足。”車文博主編《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》（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387。
- ¹⁸ “超我是人格中高級的、道德的、超自我的心理結構。它以良智、理想、自我典範等至善原則來規範我。”，註同上。
- ¹⁹ “自我是受知覺系統影響經過修改來自自我的一部份。它代表理智和敏識，按著現實原則來行事。它控制和壓抑發自本我的非理性的沖動，又迂回地給予本我以適當的滿足。”註同上。
- ²⁰ John Herdman (許文德) : *The Doub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Fiction*. (England: Macmillan Press 1990), p.14.
- ²¹ 同注⁸，頁83。
- ²² 鄭石巖：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》（台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4），頁88。
- ²³ 陳炳良，〈現代的水仙子——顧城和他的《英兒》論析〉，頁103。
- ²⁴ Wallace Fowlie, *Love In Literature: Studies in Symbolic Expression*(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65)p.118- 127，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05。
- ²⁵ Wallace Fowlie, *Love In Literature: Studies in Symbolic Expression* (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65) p.118-127，轉引自李焯雄：〈臨水自照的水

仙》，鄭樹森主編：《張愛玲的世界》（台北：允晨文化，1989），頁110。

²⁶ 陳炳良，上引文，頁105。

²⁷ Otto Kernberg,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2。pp.230, *Bordes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* (New York: Fason Aronson, Inc., 1975), p.230.

²⁸ Grace Stuart, *Narcissus: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elf-love* (London: Lgeorge Allen & Unwin Ltd., 1956), p.21,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2。

²⁹ Arnold H. Modell, "Narcissistic Defence Aganist Affects and The Illusion of Self-Sufficiency."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-Analysis* 56 (1975), pp.276.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2。

³⁰ Grace Stuart, *op.cit.*, p21; also Karl M. Abenheimer, *op.cit.*, p.327.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5。

³¹ Lynne. Layton, "From Oedipus to Narcissus: Literafuse and the Psychology of Self," *Mosaic* 18:1 (1985), p.103.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5。

³² R. D. Laing, The Divided Self: p.122, *The Study of Sanity and Madness* (Chicago: Quadrangle Books, 1960),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5。

³³ Sheldon Bach, "The Narcissistic State of

Concioussness,"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* 58(1977), p.210,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05。

³⁴ 同注²⁰，頁76。

³⁵ 張愛玲：〈自己的文章〉，《流言》（台北：皇冠出版社，1982），頁21，轉引自李焯雄：〈臨水自照的水仙〉，鄭樹森主編：《張愛玲的世界》（台北：允晨文化，1989），頁105。

³⁶ Lynne Layton, *Op. Cit.*, pp.98-99; Sheldon Bach, "the Narcissistic State of Concioussness,"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-Analysis* 58 (1977), pp210, 219,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05。

³⁷ 李焯雄：〈臨水自照的水仙〉，鄭樹森主編：《張愛玲的世界》（台北：允晨文化，1989），頁110。

³⁸ 陳炳良：〈照花前後鏡——試析鍾玲的《女詩人之死》〉，《文學散論》（香港：香江出版公司，1987），頁82。

³⁹ Grace Stuart, *Op. Cit.*, p.45, 轉引自同上書，頁86。

⁴⁰ Marcuse, Herbert, *Eros and Civization: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* (Boston: The Beacon Press, 1955)，轉引自同上書，頁86。

⁴¹ 同注²²，頁88。

⁴² 同注³⁸。

⁴³ 他戀即有對象的戀愛，指戀上另一個個體。

- 44 Otto Kernberg, *op. cit.*, p.229,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6。
- 45 同注¹³，頁84。
- 46 同注¹³，頁85。
- 47 同注²³，頁116。
- 48 同注²⁴，頁117。
- 49 Grace Stuart, *Op. Cit.*, pp.109, 161, 轉引自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，頁117。
- 50 朱天文：〈自問〉《聯合文學》，第8卷第11期，（1992年9月），頁80。
- 51 王德威：〈“世紀末”的先鋒：朱天文與蘇童〉，《今天》，總第13期，（1991年第2期），頁99。
- 52 李焯雄，上引文，頁120。

參考書目

1.專著：

中文書目：

- 1 王德威：《閱讀當代小說》（台北：遠流出版社，1991）。
- 2 弗洛伊德，林克明譯：《性學三論——愛情心理學》(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, The Psychology of Love)（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1971年3月）。
- 3 艾布拉姆森著，陸杰榮譯主編：《弗洛伊德的愛欲論——自由及其限度》（瀋陽：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88）。
- 4 朱天文：《世紀末的華麗》（香港：遠流文庫，1993）。
- 5 車文博主編：《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》（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。
- 6 赫伯特·馬爾庫塞著(Marcuse, Herbert)，黃勇、薛民譯：《愛欲與文明——對弗洛姆思想的哲學探討》(Eros and Civilization)（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1987）。
- 7 陳平原、陳國球：《文學史》第二輯（北京：北京大學，1993）。
- 8 陳炳良編：《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》（香港：嶺南

學院中文系，1994)。

- 9 陳炳良：《張愛玲短篇小說論》（台北：遠景出版社，1985）。
- 10 陳炳良：《香港文學探賞》（香港：三聯出版，1991）。
- 11 鄭石巖：《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理論》（台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4）。
- 12 鄭樹森編：《張愛玲的世界》（台北：允晨文化，1989）。
- 13 B. R. 赫根法著，文一、鄭雲等編譯：《現代人格心理學——歷史導引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。

英文書目

- 1 Jung, C. G. (Carl Gustav): *Memories, Dreams, Reflections*. (New York, 1989).
- 2 John Herdman: *The Doub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Fiction* (England: Macmillan Press, 1990).

2. 論文：

- 1 王德威：〈“世紀末”的先鋒：朱天文與蘇童〉，《今天》，總第13期（1991第2期），頁95-101。
- 2 王德威：〈從《狂人日記》到《荒人手記》——論朱文，兼及胡蘭成與張愛玲〉，《現代中文文學評論》，香港嶺南學院，第5期，（1996年6月），頁111-112。
- 3 朱天文：〈自問〉《聯合文學》，第8卷第11期，（1992年9月），頁80。
- 4 張誦聖作，高志仁、黃素卿譯：〈朱天文與台灣文化及文學的新動向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第24卷第10期，（1994年3月），頁81-98。
- 5 張誦聖作，古佳艷譯：〈袁瓊瓊與八十年代台灣女性作家「愛玲熱」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第33卷第8期，（1995年1月），頁56-75。
- 6 黃錦樹：〈神姬之舞：後四十回？（後）現代啟示錄？——論朱天文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第24卷第10期，（1996年3月），頁105-152。
- 7 劉亮雅：〈擺盪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——朱天文近期作品中的國族、世代、性別、情慾問題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第33卷第8期，（1995年1月），頁56-75。